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肖玉

封面设计:隐山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9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零五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6 印张

1993 年 12 月出版 1996 年 3 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7—5371—1282—7/I·481

定价:18.90 元

出版说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顽强的精神和烈火般的热情创作出来的。毫无夸张地说，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长篇小说，而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苏维埃第一代革命青年的光辉典型，他身上燃烧着高度的革命激情，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喷射着冰清玉洁的道德火焰。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鼓舞、鞭策着革命的青年勇敢地向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峰攀登。一个人如果不受到保尔·柯察金思想的影响，就很难长大成人。

在我国，这部作品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全国解放后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它使无数的人改变了世界观与人生道路；使无数的躯体和精神上的残疾者领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成为征服人生的强者。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广大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保尔·柯察金的精神一定会在这一代青年人身上得到充分发扬。为了满足新一代朋友的渴求，我们这次出版这部世界著名的作品，希望它能象最初走进我国青年生活中那样，再次引起广大新时期青年的珍爱和思考。向滚滚而来的商品社会的大潮进行挑战。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培育的无产阶级战士，他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顽强地战胜了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等严重疾病，惊人地创作出这部不朽名著。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长篇小说，而是艺术生活的教科书。

这部作品犹如一幅政治历史画卷，描绘了乌克兰地区的一代革命青年在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为保卫红色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段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宏伟图景。

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一个“钢铁炼成的”革命青年。他在少年时代饱尝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对资产阶级怀有满腔仇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毅然加入红军，无私无畏，英勇杀敌，胸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他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他又投入到镇压反革命暴动、剿除土匪、打击奸商、修筑铁路、抢运木材的新战斗，他鞠躬尽瘁，吃苦耐劳；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他又在铁路工厂艰苦奋斗，投入到劳动的第一线，忘我地工作；他在个人爱情问题的处理上，感情纯洁，道德高尚，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由于战争年代的流血负伤，建设时期的积劳成疾，使他完全丧失了健康，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被牢牢地禁锢在病床上，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不但没有让他倒下，相反却磨炼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毅力，他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刻不离开战斗的行列。艰难地拿起笔来歌颂为建立、捍卫和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英雄战士，用以教育青年一代，揭露和打击敌人。保尔终于经过了严峻的考验，赢得了胜利，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保尔的这段永远激励革命者战斗不息的内心独白，是他献身革命的钢铁誓言；是他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革命精神的深刻概括。多少年来，这段独白不知成了多少人奋发向上的座右铭，它使多少人从逆境里走出，从绝望中爬起，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

保尔的革命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以自己一生短暂，然而却是光辉的革命实践谱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共产主义颂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无数的革命青年深受保尔·柯察金那坚强的毅力、勇敢的斗志、忘我工作的精神所鼓舞，它犹如嘹亮的号角，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年战胜困难、勇于拼搏、积极向上。是一本名符其实的人生教科书。

革命的战争年代我们需要发扬保尔的精神，和平的建设时期，我们更需要保尔和我们战斗和生活在一起。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青年一代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能否促进改革开放，能否加速经济腾飞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前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有崇高理想的栋梁人材，因此，在今

天发扬保尔的精神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信保尔精神所闪射出的光芒必将激励和鞭策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并且生就出一副压不弯、折不断的铁脊梁，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大显身手，为国家的昌盛兴旺做出贡献。

第一部

1

“节前到我家里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弱的胖子，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上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子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谁撒的？全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

儿，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就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钉的蓝裤子。

“你怎么象木头一样地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子心里恨透了神父，望着他，低声回答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起来的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要你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小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

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缩着脖子。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这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被赶了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怎么办呢？都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八成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穿着黑上衣，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着大嘴，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

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象。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先生，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保尔决心把这件事问问瓦西里神父。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了好几百万年了，不象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尖厉的喊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 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经给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天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门去，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成群地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郁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无法帮助他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头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来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的！我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他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叫自己丢脸呵。”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的活儿很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点的、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干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作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走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一面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好象在估量他能不能称职似的，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就是说，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自然，木柴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活紧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а”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得保尔心里高兴一些。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嘻嘻地笑着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进厨房去了。

这时候保尔听见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得那样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他一条毛巾，说：“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里对这件事挺认真。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要是找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起来了：

“孩子，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摆设，一个废物，这里的事情都由老板娘作主。她今天出门去了。你干几天就会知道。”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个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

其中有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说：

“要加紧干呵。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呵，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按在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在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象第一天当工人

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斜眼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用脱下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使劲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火星来了。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

“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象疯子似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干活的。”

“是呀，这孩子挺好的，”佛罗霞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

“做做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力……”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帖，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半？”保尔问。“换班是七点呀。”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半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才到就摆架子。”

那些刚换了班的洗家什的女工们，满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

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要不，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他完全没料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糊地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他现在也在劳动，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在升起来。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可以看见了。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

“母亲一定刚刚起来，可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加快脚步，嘴里吹着口哨。“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现在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又想起来：“我一定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就慌忙地问他：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象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看见了他哥哥阿尔焦姆的宽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心神不安地问。

“是的，昨天晚上刚到，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调车场干活。”

保尔有点踌躇地推开了房门，走进屋里去。

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回过头来，

从深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瞧着保尔，这是哥哥的眼睛。

“呵，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好，你干的好事！”

保尔知道，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阿尔焦姆对我可能是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两肘拄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又象嘲弄、又象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大概是，你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各门学科统统学过了，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是不是？”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专心地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可是阿尔焦姆却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样子，也许不至于挨打啦。”保尔松了一口气。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叫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保尔源源本本地说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样不成器，往后怎么得了呵？”他母亲发愁地说。“唉，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象谁呀？天哪，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她埋怨说。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对保尔说：

“听见了吧，弟弟。过去的事别提了，往后你可要小心，干活儿别耍鬼把戏，该干的，都得干。要是这个地方又把你赶出来，我就一点也不饶你。你要记住。别让妈再操心了。你这个鬼东西，走到哪里就闹到哪里，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等你做满一年——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会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替你请求，说不定调车场会收下你的。我已经调到这

儿来，往后就在这儿做活。不要再让妈替人家做工了。她在各式各样的混账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要注意，以后要好好地做人呵！”

他站起来，挺直了又高又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突然对母亲说：

“我有事要办，出去一个钟头。”说着他就弯腰过了门楣，走出去。

他到了院子里，经过窗户跟前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都营业。

有五条铁路线在谢别托夫卡中继站接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两三个钟头稍微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由战线的这一方面调到战线的那一方面。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象洪流似的，不断地往前线运去。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穿梭似的从食堂到厨房来往走着。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这期间，他受了许多磨难：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给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给调到洗刷间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不驯顺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耳光戳他一刀。要不是保尔能干活，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乏。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一会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来，一会又从厨房跑上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